幽默书房

幽默，
替沉闷的人生
透一口气。

三怪客骑行记

Three Men on the Bummel

〔英〕J.K. 杰罗姆 著
常晓梅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三怪客骑行记

Three Men on the Bummel

〔英〕J.K. 杰罗姆 著

常晓梅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Jerome K. Jerome
Three Men on the Bummel

Copyright © 1900 by Jerome K. Jerome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
2016 by Shanghai 99 Readers' Culture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怪客骑行记/(英)杰罗姆著;常晓梅译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6
(幽默书房)
ISBN 978-7-02-011403-0

Ⅰ.①三… Ⅱ.①杰… ②常… Ⅲ.①长篇小说-英国-现代 Ⅳ.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32936 号

责任编辑:朱卫净 邱小群
封面绘图:杨 猛
封面设计:高静芳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　　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　　址 http://www.rw-cn.com
印　　制 利丰雅高印刷(深圳)有限公司
经　　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字　　数 139 千字
开　　本 889×1194 毫米 1/32
印　　张 7
版　　次 2016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印　　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书　　号 978-7-02-011403-0
定　　价 38.00 元

目 录

第一章 1

第二章 17

第三章 32

第四章 48

第五章 66

第六章 84

第七章 101

第八章 114

第九章 132

第十章 149

第十一章 163

第十二章 178

第十三章 194

第十四章 210

第一章

三人求变——趣闻揭示谎言的陷阱——乔治薄情懦弱——哈里斯出谋献策——老船长与快艇新手的故事——快活的水手——陆风中航行危机四伏——海风中航行如天方夜谭——埃赛尔伯塔直言争辩——潮湿的河边——哈里斯提议骑行——乔治顾虑逆风——哈里斯提议黑森林——乔治畏惧爬山——哈里斯定夺上山方案——哈里斯太太打断谈话。

“我们需要改变一下了。”哈里斯说。

这时门开了，哈里斯太太探头进来，说埃赛尔伯塔让她来提醒我，要带克拉伦斯早点回家。我觉得，埃赛尔伯塔对孩子过于神经质了，其实孩子什么事也没有。那天早上，他姑妈带他出去，见他眼巴巴地盯着糕点店的橱窗看，就领他进去，给他买了奶油面包和柠檬杏仁馅蛋糕吃，直到吃得撑肠拄腹，任何美味都不再刺激他的食欲。自然，午饭时他没有胃口，只吃了一份布丁，埃赛尔伯塔就担心他哪里出毛病了。哈里斯太太还让我们看着时间抓紧上楼，不然就会错过缪里尔在《爱丽丝漫游记》中“疯帽子茶会”片断里的表演。缪里尔是哈里斯的老二，芳龄八岁，是个阳光、聪明的小女孩，但我更喜欢看她扮演严肃的角色。我们说抽完烟立马就上去，并拜托她让缪里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 www.ertongbook.

尔等我们到了再开始。她答应说尽量，然后就走了。门刚关上，哈里斯又接着说起来。

“你们懂我的意思吧，”他说，“是脱胎换骨的改变。”

问题是如何才能得以实现。

乔治提议去“出差”，这倒是像他出的主意。这个单身汉自以为已婚妇女都傻得好哄①。我曾认识一个年轻小伙儿，是个工程师，他借口“出差”想去维也纳，他妻子问：“什么差事？”他说是去视察奥地利首都周边的矿井，还得写报告。她提出要跟着一起去。她属于心深似海的那种女人。他极力劝阻，说矿井不是漂亮女人该去的地方。她说自己也想到了，所以并没打算要陪他下井。她会在早晨与他道别后自己找点儿乐子等他回来，像逛逛维也纳的商店，买买需要的东西。既然他这么说出口了，这会儿也只能硬着头皮撑下去了。在长达十天的夏日里，他视察了维也纳周边的矿井，晚上还煞有其事地写报告，然后由他妻子把报告寄回公司，可这些全是多余的。

想到埃赛尔伯塔和哈里斯太太皆属此类女人，我就感到悲哀，但又不能老“出差”——这个借口要留着在不得已时用。

“不成，”我说，“做人要坦荡，得像个爷们儿。我就明确地告诉埃赛尔伯塔，男人从不珍惜到手的幸福，再者，为了学会欣赏自己身上的闪光点（因我认为应该得到欣赏），我打算离开她和孩子们至少三周。我要告诉她，”我转向哈里斯，“是

① 此处原文为 steam-roller，蒸汽压路机，一种速度最慢的交通工具。此处意指已婚女人识破其丈夫的谎言速度之慢，超过蒸汽压路机。

你让我明白了我应该这么做的，我们要感谢你——”

哈里斯急忙放下杯子。

“老兄，”他打断我，“拜托你可别这么说。她会全都告诉我媳妇儿的，而且——无功不受禄，我可受不起啊！”

“你当然受得起啦，”我坚持道，“这可是你的提议。”

“我那是受了你的启发，”哈里斯再次打断我，“是你说过，男人不能一成不变地生活，没有波澜的家庭生活会让大脑生锈的。”

“我那也是泛泛一说。”我解释道。

“你说的很在理，”哈里斯说，“我还想着回去说给克拉拉听呢。我知道，她很赞赏你的理性。我肯定，如果——”

“咱们还是别冒这险了，”我打断他，“这事儿需慎重，我想到个办法，我们就说是乔治的主意。”

有时我看到乔治不够朋友的样子就郁闷。你也许认为他定会乐意为两兄弟排忧解难，恰恰相反，他不是很情愿。

“你们要是那么做了，”乔治说，“我可就告诉她们俩，我原本想的是办个聚会，带上孩子们，我带着我姑妈，大家一起热闹下。我们去诺曼底，我知道那里有一栋古朴瑰丽的城堡，我们去把它租下来。海边宜人的气候特别适合娇弱的小孩子们，还有你们在英国喝不到的牛奶。我要说清楚，都是被你俩给否了，说咱们自己出去潇洒更开心。”

对付乔治这种人，客气是没用的，只能来硬的。

“你若真是这么想的，”哈里斯说，“我举双手赞同。我们

就租下那城堡，你带上你姑妈——我负责促成这事儿——我们去度上一个月的假。孩子们都喜欢你，杰和我就把孩子们交给你了，我俩不掺和。你答应要教埃德加钓鱼的，你再扮野兽和孩子们一起玩游戏。自上周日，迪克和缪里尔就一直在说你扮演的河马。我们去树林里野餐，就我们十一个人，晚上听音乐、朗诵诗。你知道吧，缪里尔已经会背六首诗了，其他孩子也学得很快。”

乔治扛不住了，他也就是血气之勇，但他不服输，他埋怨我们刻薄、怯懦和虚伪到竟然玩弄这种低劣的把戏，他也爱莫能助。还说，我若无意独自饮完这一整瓶红酒的话，可以给他倒一杯。随后又说，其实也无所谓，因为埃赛尔伯塔和哈里斯太太都是明眼人，她们肯定不会相信这是他的主意。他这样说倒是有点不合常理。

这个小问题解决了，接下来的问题是：什么样的改变？

和往常一样，哈里斯赞同海上游。他说自己知道一艘快艇，正适合我们自驾游，这样就不用带上一大堆闲人，既能节省开销，我们又能尽兴地潇洒一把。若给他配个小伙计搭把手，他就能扬帆远航了。我们也知道那艘快艇，还向他提过，也和他一起坐过。船上有一股浓浓的舱底污水和霉腐味，一般的海风根本无力驱散。说到那气味，你们可能宁愿去莱姆豪斯贫民窟待上一周。若遇雨天，快艇上无处避雨，小客厅面积只有三点七二平方米，仅炉子就占去了一半的地方。那炉子中看不中用，你去点火，它就散架；冲澡是在甲板上，你一脚踏出

浴缸，浴巾就被吹跑了。船上有趣的事都让哈里斯和他的小伙计包圆儿了，诸如拉帆、收帆、保持滑行、偏转倾斜之类的，而把削土豆皮、洗碗这样的活儿留给了乔治和我。

“好吧，那么，”哈里斯说，“我们去弄一艘好点儿的快艇来，配船长的，搞得气派点儿。”

我还是反对了这个提议，因我了解那船长，他想在所谓的“近海”区内驾驶快艇，这样方便和妻子及家人保持联系，更不耽误他去泡钟爱的酒吧。

多年前，我曾做过一件傻事，自己租了一艘快艇。那时我少不更事，又碰巧三件事情赶一块儿了：一是好运来袭；二是埃赛尔伯塔说想去沐浴海风；三是恰好在她说过此话后的第二天早晨，我在俱乐部随意拿起一期《运动员》杂志翻阅时，偶尔看到一则广告：

致游艇爱好者

——百年不遇的绝好机会！

“罗格号”快艇，重二十八吨，超奢华配置的“海上猎犬”。主人临时有公务外出，现对外出租，租期长短均可。有两间舱室、客厅、沃芬考夫制竖式钢琴、全新铜壶。租金：一周十基尼[①]。有意者请联系珀特维公司，地址：巴克贝利三号A单元。

---

① 又称畿尼、几尼，是英格兰王国以及后来的大英帝国及联合王国在1663年至1813年所发行的货币。1基尼＝1.05英镑＝21先令，最初是用几内亚的黄金铸造的，因此得名。

我仿佛觉得是祈福应验了。“新铜壶”我不感兴趣，毕竟洗洗涮涮的事不是当务之急，倒是对那沃芬考夫制竖式钢琴动心了。我脑海里出现埃赛尔伯塔在夜幕下弹奏的情景——弹到副歌时，稍经指导，船员们同声合唱，伴随着“猎犬”在银色的浪尖上跌宕起伏，我们欢快地向家飞驰。

我打上车，直奔巴克贝利三号 A 单元。珀特维先生看上去是一位朴实的绅士，他的办公室在四楼，看起来也很朴素。他给我看了一张“罗格号”顺风飞驰的水彩画。甲板与海面成九十五度角，甲板上不见人影，我猜想他们都滑到海里去了。确实，除非被钉牢，否则我想没人能在这近乎直立的甲板上站得住。我向代理商指出了这一缺陷，他解释说，画中表现的是“罗格号”成功扣圈击败对手，在梅德韦挑战赛[1]上奋勇夺冠的场面。珀特维先生以为我了解这项赛事而无需多问。在靠近画框处有两个小点儿，起初我当成蛾子了，后来才得知它们分别代表这一著名赛事的亚军和季军获得者。另有一张“罗格号”停泊在格雷夫森德的照片，虽然不如前一幅画夺人眼球，但看上去要平稳得多。我的问题皆得到满意解答之后，我决定租上两周。珀特维先生说，也幸亏我只租两周。后来我才明白，因恰好和另一租期错开了，不然，若要租三周的话，他就无法租给我了。

---

① 1899 年在梅德韦河上举行了皇家海军快艇锦标赛，由此，快艇比赛的传统一直延续下来。

办完租船手续，珀特维先生问我是否有中意的船长，我说还没有，谁知这竟也是一件幸事——似乎我的好运来了挡都挡不住，因为珀特维先生肯定地说，现任船长高尔先生是不二人选——并让我放心，他是一位优秀的船长，他老马识途就像深谙自己的妻子一样，而且从未出过任何安全事故。

天色尚早，快艇还停靠在哈里奇[①]。在利物浦街上我看了眼时间，十点三刻。一点时，我和高尔先生在甲板上聊着。他人长得壮实，带有父亲的慈爱。我对他讲了我的意思，我们取道外围的荷兰岛屿，再北上去挪威。“好的，好的，先生。”他答应着，看似对此行兴致盎然，说自己会很开心的。聊到为行程准备食品时，他更加兴致勃勃。坦白地说，高尔先生让准备的食品量，大得出乎我意料。若在海盗德雷克[②]那个年代，又在加勒比海一带[③]，我必定会担心他图谋不轨。但是，他慈父般地笑着告诉我，我们并无多带，船员们会把剩下的东西分了打包回家的——好像是惯例了。我感觉自己分明是在给船员们准备过冬食物，但又不愿显得那么吝啬，就没再说什么。需要准备的酒也多得令我咂舌。我只根据实际需求量张罗着，这时，高

① 埃塞克斯郡极具吸引力的小镇，位于英格兰东南部，地处斯陶尔河和奥维尔河流的交汇处，在历史上曾被证明是泰晤士河和汉柏（英国东部的一个河流入海口）之间唯一可供水手安全抛锚的地方，因此，被长期作为重要的民用及军用港口。

② 法兰西斯·德瑞克（Francis Drake，约1540—1596），16世纪英国著名的私掠船长、航海家和探险家。在英国，他是名留千古的英雄，而在西班牙却是恶名昭著的海盗。1588年，德瑞克的舰队在英国一举击溃西班牙无敌舰队，在英、西大海战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，被封为英格兰勋爵。

③ 德瑞克在加勒比航线上对西班牙的船队实施了多次袭击，使得西班牙人在加勒比海上渐渐地失去了控制权。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 www.ertongbook.

尔先生又来替船员们争取待遇。我不得不承认，作为船长，他确实很为下属着想。

“高尔先生，我们不想在船上纵酒狂欢。”我说。

“纵酒狂欢！”高尔先生说道，“哦，他们只在茶里滴几滴而已。”

他说自己一直坚信，要善待有作为的人。

“他们会更加努力地为你做事的，”他说，“而且他们还会再来与你合作的。”

我心里可真不希望他们再来了。人还没见到呢，我已开始讨厌他们。在我看来，这些贪婪的船员就知狂吃海喝。但高尔先生诚意地坚持，加之我年少无知，也只好作罢，由他去了。他向我承诺会亲自监督，确保不造成任何浪费。

雇用船员的事我也委托给他了，他答应办到，说再帮我雇上两个成年人和一个小伙计就够了。如果他意指吃光喝光这档子事，我看他是低估了船员的能力。不过，他也可能指的是扬帆出海。

回家的路上，我顺路去了一家常去的裁缝店，订制了一套快艇服和一顶白色帽子，裁缝师傅们答应给加班加点地及时赶制出来。回到家，我告诉了埃赛尔伯塔这一切，她听后眼笑眉飞，唯有一点令她担忧——裁缝能否来得及也给她赶做一套快艇服？女人就是这样！

其实不久前，我们才度了蜜月，但因为一些事而缩短了假期，所以这次我们决定不邀请任何人，我们自己在快艇上独享

二人世界。感谢上苍让我们做出这个明智的决定。周一，我们穿戴整齐，开始了海上蜜月之旅。我忘了埃赛尔伯塔当时穿的什么，但不管穿什么，都让她看起来妩媚动人。我穿着深蓝色镶白穗边的衣服，感觉自己也是一名英俊的水手。

高尔在甲板上迎接我们，并告知午饭已做好。我得承认，高尔先生找来的厨师确实很棒，至于其他船员的能力，此时还无法定论。单就他们休息时的样子，看得出他们是一群快活的水手。

我打算等船员们一吃完正餐，我们就开航。到那时，我抽着雪茄，埃赛尔伯塔依偎在我身旁，我们倚靠着船舷，遥望祖国的白崖缓缓地沉入地平线。埃赛尔伯塔和我已经准备就绪，在甲板上独享着二人世界，就等他们了。

“他们好像一点也不急。”埃赛尔伯塔说。

“在这十四天的航行中，”我说，“如果他们要吃完船上一半的食物，就得每顿饭都吃很长时间。我们还是别催他们了，不然他们连四分之一都吃不完。”

“他们准是睡着了，”过了一会儿，她又说，“都快到下午茶时间了。”

他们确实很安静。我前去看了看，朝着梯子下面叫了三声船长，他才慢腾腾地上来，嘴里叼着一支没有点燃的雪茄。他比我上次见到时显得又胖又老了。

“你们要是准备好了，高尔船长，”我说，“咱们就出发吧。”

高尔船长从嘴里拿出雪茄。

“今天不走啊，先生，”他答道，“这是您同意的。”

“哦，今天怎么了？”我问他。我知道水手们讲迷信，也许他们认为周一不吉利。

“日子没问题，”他解释说，“是风的事儿，看样子风向不会变了。”

“可是我们必须要等风向改变吗？”我问道，“我看现在正合适，我们正好是顺风。”

“啊，是啊，”高尔船长说，“您说得太对了，如果在顺风时出海，我们注定都会葬身鱼腹①。您看，先生，”看到我一脸惊讶，他继续解释说，“这就是我们所说的‘陆风’，也就是说，直接从陆地上刮来的风。”

我想了一下，他说得没错，这风的确是从陆地刮来的。

“夜里风向可能会改变，”他很期待地说，“不管怎样，现在风不大，船也很平稳。”

说着他又叼上了雪茄。我回到船尾，向埃赛尔伯塔解释了迟迟不走的原因。她看起来已经不像刚上船时兴致那么高了，她要弄清楚为何风从陆地刮来就不能航行。

“不从陆地刮来，”埃赛尔伯塔说，“就一定是从海上刮来，那又会把我们吹回到岸边的，我觉得现在的风向正是我们所要的。”

我说：“那是你没经验，亲爱的。看似我们所要的，其实

---

① 此处英文 dead 一词是双关语，在上一段意为“完全的、正好的”，而此处船长意指无生命的，表现了船长的诙谐幽默。

不是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陆风，一般是很危险的。”

埃赛尔伯塔又问为何刮陆风就非常危险。

她这样不休地争辩，我有点儿恼火了，大概是我心里有些许的不痛快吧。小船随着海浪的起伏单调乏味地摇晃着，正在渐渐地磨灭我起初那份热情。

“我和你说不清楚，”我答道，这是实话，“但在这时开航，纯属蛮干。我太在乎你了，亲爱的，所以我不能让你去冒不必要的风险。”

我以为话至此就了结了，可她说了句“早知如此，我们还不如周二再上船呢”，然后就下去了。

早晨时，风向转成北风。我一早起来，就去告诉高尔船长。

“是的，是的，先生，”他说，“真不走运，却又爱莫能助。”

“您认为我们今天还是不能走吗？”我试探着问他。

他只笑了笑，并没有介意。

“嗯，先生，”他说，“如果您要去的是伊普斯维奇[1]，我可以说，今天的风向再适合不过了，但您说了，我们的目的地是荷兰海岸。您为何偏要去那儿啊？”

我把这消息告诉了埃赛尔伯塔，我们决定上岸去等待。哈里奇镇算不上热闹繁华，傍晚时可谓寂寥。我们在多佛阁喝了一会儿茶，吃了点儿豆瓣菜，然后返回码头，去找高尔船长和船。我们等了他一个小时。他回来时，看上去比我们开心得

---

① 萨福克郡一个城镇，位于英国东南部。其历史悠久，狄更斯在小说中提到过此镇，另有著名的伊普斯维奇足球俱乐部。

多。若不是他说过，他只在就寝前才会喝上一杯热酒的话，我肯定以为他是喝高了。

第三天早上，刮起了南风，这让船长相当焦虑，似乎我们走也不安全，停在原地也不安全，唯有祈求在尚未发生任何不祥之前，风向会改变。至此，埃赛尔伯塔已经开始厌恶这快艇了，她说自己宁愿在浴缸里待上一周，因为那至少不会这么摇晃。

我们在哈里奇又等了一天一夜，直到周四的晚上，依旧刮着南风。我们住宿在“王首”酒店。到了周五，风从正东方向刮来。我在码头见到高尔船长，就向他提出，该可以开航了。好像我的执着惹恼了他。

“如果您多一点行业知识的话，先生，”他说，“您自己就能判断，这根本不可能，风是直接从海上刮来的。”

我说：“高尔船长，那请您告诉我，我租的这是什么？快艇，还是船屋？”

他似乎愣了一下。

他说：“快艇。”

“我的意思是，”我说，“它到底能不能移动？如果它只能停在这儿不动，”我接着说，“就请您实话实说，那我们去弄几箱常春藤养在船上，让其茎长出来缠绕舷窗，再在甲板上栽些花，搭个凉篷，把船装饰得漂亮些。但是，如果它可以移动——”

“可以移动！”他打断我说，“要等风向对了，‘罗格号’才

能开航——”

我问：“那哪个风向才是对的？”

高尔船长面带困惑。

“这一周里，”我接着说，“北风，南风，东风，西风——全都刮了个遍。您要是能在指南针上再找出第五个方向，就告诉我，我等着风从那里刮来。如果不能，如果那锚还没在海底生根，我们今天就把它起上来，看看会出什么事。”

他看出我是动真格了。

“好吧，先生，”他说，“您是老板，我是雇员，您要坚持走，我就听从您的指挥。我只有一个孩子，还在指靠我呢，感谢上帝。而且，您的遗嘱执行者也无疑将准备履行他们的职责。”

他那般严肃劲儿，给我印象很深。

“高尔先生，”我说，“请如实告诉我，不管天气怎样，我们还能走出这死胡同吗？”

船长又恢复了他的慈祥和蔼。

“您看，先生，”他说，“这个海岸很独特，我们只要能出去，就没事了。可是，我们乘这样一只不靠谱的小船离港——说实话，先生，得要求超强的技术去应对险情。”

船长向我保证，他会像母亲照看熟睡的婴儿那样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。他这个比喻，令我感动不已，于是我离开了。十二点再次见到他时，他正坐在“链与锚”酒吧的窗前观察着天气。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 www.ertongbook.